Downloaded from: justpaste.it/ichi13

打掃

1036年七月十五日，一謝十九歲

「一謝，快把水桶提過來！」

夜空那個強而有力的嗓音在室內各個角落環繞著。

「好！」

人在浴室裡正用水管連接水龍頭打算把放置在地上的水桶裝滿水而把浴室弄得十分吵鬧，一謝不管外面的夜空聽不聽的到聲音，還是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把話喊出口，之後繼續專心地看著水桶裡的水位。

一陣轟隆巨響之後換成絕對的安靜，一謝把水管仔細的捲起成一個龍捲，然後放置在浴室的地板上，確定不會妨礙到通道後他撐起腰，用最有力的右手提起裝了八分滿的水桶，然後向後轉身走出浴室。他在筆直的走廊上行走著，一邊還注意的桶裡的水是否灑了出來而沾濕了地板。

「走這麼慢怎麼行啊！」

當到達大門外的窗戶邊一謝把水桶放到地上時，夜空用力地從後方拍打他的背部並說著那句話，他的背上發出清脆拍響，嘴裡也跳出可怕的叫聲。

「你父親可是三兩下就拿了好幾桶出來，多跟他學習學習！」

夜空將手上的抹布用拋物線輕鬆地丟到剛剛才提來的水桶裡。

「…父親是父親，我是我呢。」

一謝試圖用左手去撫摸被拍打的背，因為那個地方跟被火燙一樣的灼熱。

「這麼說也是。」雙手叉在腰際，夜空猛然一回頭，犀利的眼神對上了一謝的雙眼，正在從頭打量著一謝。

「…怎麼了嗎？」

「你除了臉蛋跟你母親像，還有身高不夠之外，都很像你父親啊。」

一謝張大眼睛，讓眼球往上方移動了一些，然後又掉回原位，嘴巴歪向了一邊，無奈的笑著。

「身高啊…」

他的身高不算矮，但在武裝祭司裡是明顯的不夠高，加上臉蛋的關係而比較沒有威嚴，甚至看不出是職業是祭司。

夜空蹲下去，拿出水中泡著的抹布扭轉擰乾，然後必上眼睛輕輕說道：「高一點也比較好做事吧，像戰俘回來那天，如果你上了陸地，應該會被人海淹沒。」抹布被扭的再也沒有水滴流出後，大嬸雙手按壓在膝蓋上，然後緩緩站直。

「才沒有這麼誇張。」

「這很難說，你只比那個女孩高一點而已。」

女孩指的不是別人，是那位一謝非常熟稔的女性。

「唔…」

「好啦，快動手！」把擰乾的抹布丟到一謝身上。「你把裡面的桌子擦一擦。」

「知道了…」

正當一謝要走進屋子裡的時候，夜空把他叫住。

「怎麼了？」

一謝手裡拿著抹布詢問著。

「二樓的鑰匙，你找到了嗎？」

這棟建築有兩層，一謝跟家人都是在一樓活動與生活，二樓只有父母偶而會上去，一謝則是從來沒去過，但他知道有那個空間存在著。夜空之所以這麼問也是知道有那個空間，每次掃除時都會被他問起消失的鑰匙，一謝也總是回答著同樣的話：「還沒呢。」

「你有認真找嗎？奇菈的珠寶盒找過了嗎？」

這一句也是每年都會聽到的。

「找過了，他們房裡應該是沒有的。」

十六歲開始的每一年一謝都會到父母的房間裡翻找，為的就是找出這把鑰匙，然後讓夜空去打掃二樓，但始終沒有看到任何蹤影。

「真是奇怪了…我記得奇菈都放在那兒的啊。」

夜空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托起了下巴，他斜看著上方，表情有點逗趣，所以一謝看著就笑了出來。

「呵呵！」為了不讓對方感覺不舒服，所以用左手背遮住了笑開的嘴巴。「我想可能放到別的地方了，我再找找吧。」

「嗯，你一定要找到啊，那裡再不打掃的話，你母親珍藏的書籍會全部被蟲給吃了。」

「咦…書？」

一謝至今為止只知道儲藏室裡的兩個大書櫃上有擺著母親看過的書，從夜空口裡出現了二樓也有藏書這訊息時讓他有點驚訝。

「樓上也有書嗎？」

「當然有。」夜空的頭用像子彈一樣的速度轉了過來讓一謝不禁往後跳了一步。「你母親可是出了名的愛看書啊，一樓的書怎麼夠呢？」

「這樣啊…」

母親愛看書的這個優點倒是完全沒有遺傳給自己，讓一謝獨自低下頭嘆了口氣。

「有找到的話要盡快跟我說，聽到了沒有？」

「嗯，知道了。」

說完話後，一謝轉身進入屋內往客廳的方向走過去。一進入客廳，自己養的貓就正坐在圓桌上，前腳還踩著一本小筆記本，牠不停地喵喵叫著，好像在跟一謝說著什麼。

「嗯？我剛剛有餵過了才對…」

把頭轉向左手邊地上的貓碗，碗裡面空蕩蕩，還反射著從廚房照過來的光線。

「啊……」一謝把一隻手撐在桌面上，看著碗靜止了一小段時間。「最近還真會吃…」說完後就看著距離自己不遠的貓。



「等我擦過桌子之後再餵你一次，先下去吧。」

貓動了兩下耳朵，然後將位置讓了出去，自己跳下桌面窩去碗的旁邊等著。

「呵呵。」

一謝笑著，然後開始擦拭著桌面。

今天是他放假的日子，自從工作上軌之後很少有這種機會在家裡跟寵物接觸也和夜空交談，甚至是自己動手整理房子。會挑選在這天整理其實也沒有特別的理由，通常都是夜空有空時就會來敲響一謝家的大門並說出要打掃的命令句。這個動作維持了三年，第一年打掃時真的令人頭疼，因為在這之前的一謝都只清掃自己的活動範圍而忽略了其他空間的清潔，後來這兩年他也學會了平時的打掃動作，所以就比較輕鬆快速了。

桌面擦拭過後，他走出客廳，看著走廊最裡面盡頭的那扇從未被打開的木門。

「…鑰匙，會在哪裡呢？」